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红薯飘香忆流年

钱永广

一个寒冷的冬日,我走在街头的巷子里,不经意间,一股烤红薯的香味扑鼻而来,顿时让我口舌生津。

循着诱人的香味,我的目光被牵向了一个圆柱形烤桶。在烤桶的顶部,摆了一圈烤好的红薯。烤红薯的是一个老人,他身上系了一件蓝围裙,像极了我的父亲。我挑选了一个烤红薯,老人称过重量后使用纸袋将它裹好了递给我。站在寒风里的我,仿佛手握了一只暖炉,瞬间觉得天地暖和起来,我不禁想到了儿时吃红薯的情景。

小时候,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。母亲每年都会栽上半亩红薯。到了秋天,红薯结出拳头大小,用锹挖出洗净后,迫不及待的我就会把红薯当水果吃,既有嚼劲,又清脆可口。

除了生吃,母亲煮饭时还会在锅里放几个红薯,待饭后,红薯也就蒸好了。轻轻揭开红薯皮,一股诱人的薯香便由内而外弥漫开来,咬一口,绵软香甜。

儿时,喝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红薯粥了。它需要小火慢慢熬,直至红薯“皮开肉绽”。冬天的晚上,窗外寒风凛冽,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就着小菜,喝着热气腾腾的红薯粥,粥暖薯甜,香气袅袅,沁人心脾,让人忍不住总想多喝一碗。

除了蒸、煮红薯外,我最爱吃的是煎薯条。煎薯条既费油,又费时间,母亲轻易不愿做。只有在母亲闲下来时,我会事先洗好几个又



发上一缕香

田雪梅

岁月是一条长河,悠悠的时光如水,轻拍着记忆的河岸。而那发上的一缕香,恰似河底熠熠生辉的明珠,又似水波上跃动的音符,于记忆的成长中永不黯淡。

幼时,我的头发又少又黄,母亲用胡麻熬水,然后将其倒在盆子里。我趴在她的双膝上,垂下头,她先用清水洗一遍我的头发,再把胡麻水抹在我的头发上,轻轻揉搓着我的头皮。胡麻独有的香气在我的头上打着转,那是一种怎样质朴而醇厚的味道啊!

母亲一有时间就用胡麻或者何首乌熬水,来给我洗头,头发怎能辜负母亲那颗爱我的心呢?我的头发如庄稼地里的麦苗,争先恐后地拔节长,变得越来越浓密。母亲还用鲜姜汁抹在我的头皮上,那淡淡的清香在头发上缠绕,经久不消。

待我的头发长长后,母亲便取出一段红绸,红绸在她灵巧的手中轻盈地翻转,刹那间,化作两朵娇艳似火、栩栩如生的红花。她将红花轻轻地扎在我的羊角辫上,我站在镜子前,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那最娇艳的“蝴蝶”,翩飞在我童年的画卷中,亮丽动人。

18岁那年,我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我的辫子又粗又长,似瀑布般顺滑油亮。后座的男生递来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发上一缕香,爱有满心柔肠。”那一刻,我的心湖泛起微微涟漪,如同平静的湖面被



大又圆的红薯,然后央求母亲煎薯条。煎薯条还需要准备面粉,只见母亲把洗净的红薯用刀切成小条,然后再把切成小条的红薯放在面糊里轻轻滚动。滚动时切忌用力过猛,防止薯条折断。这时,我在锅底添柴火,锅里的油沸后,母亲再用筷子夹住滚了面粉的薯条,把一根根薯条放入油锅煎,不一会儿,屋子里便弥漫着薯条的香味。看着金黄的薯条,加上被香味搅动的味蕾,被母亲称为“小馋猫”的我再也按捺不住,走向锅台,用筷子夹起薯条,吃一口,香甜味美,根本无法停筷。

吃红薯,儿时最省事的,莫过于烤红薯。只是儿时的烤红薯,不需像今天的街头上用烤桶那样复杂。小时候,农家没有煤气灶,都是大锅土灶。想吃烤红薯时,只需在做好饭后,借着灶膛里的余火,往里添几个红薯即可。不过这种烤红薯火候不好控制,时间长了短了都不行。长了会被烤焦,短了又不熟。红薯投进灶膛,约莫半小时后,用铁钳夹出,此时的红薯虽然外皮黑黢黢的,但拨开外皮,里面俨然是个金黄的“睡美人”,一股香气扑鼻而来,现在回想起来,那味道似乎要如今街头烤桶烤的红薯,还要美味几分。

时光荏苒,如今,在这冬天的街头再吃烤红薯,不觉勾起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是红薯,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温暖了我的胃,让我至今念念不忘。

一颗小石子打破了宁静。长发及腰的我走在校园里,收获了许多回眸,也收获了许多情诗。

如今,我因熬夜,头发掉得厉害,母亲依旧用胡麻、侧柏叶和生姜,加白醋精心熬成水,让我洗头。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是我心中最温馨的画面。她捏一把胡麻、一撮侧柏叶和几块生姜放入锅中,轻搅慢熬。那升腾的水汽模糊了她的脸庞,却模糊不了她对我的关爱。

朋友和同事都会凑近闻我的头发,赞叹我头发上的清香,然后追问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,我笑着说:“母爱牌洗发水。”这洗发水是独一无二的,是母亲用无尽的关怀与细致精心“调配”的。每一丝芬芳里,都藏着她温柔的抚摸,以及那些伴我成长的朝朝暮暮。

岁月的车轮辘辘而过,悄然在母亲的面容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辙痕。然而,我发间那缕母爱牌洗发水的香气,却似时光长河中的一颗明珠,恒古闪耀,永不蒙尘。它宛如春日破晓时那一缕轻柔的微风,裹挟着儿时的温暖与宠溺,丝丝缕缕沁入灵魂深处。那香,是生命长卷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于我的心田深处,描绘出一片永不落幕的繁花盛景,岁岁年年,芬芳不散,悠悠诉说着母爱的深沉与不朽,成为我在这漫漫人生路上,最珍贵且永恒的心灵归依。

“冷漠”的父亲

唐占海

我8岁那年,父亲要我跟着他下地干活,说男孩子就要在田里摔打摔打。一不小心,我的手被镰刀割伤了。我哭着说:“爸,我的手流血了!”父亲过来一看,说:“就是蹭破点皮,不碍事,你用力按着手指头就不流血了。”我按着手指,果然不流血了。父亲见我没事,招呼道:“一会儿接着干活!”我那时觉得,父亲好冷漠啊。

18岁那年,我高考落榜,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我背着行囊跟父母告别的时候,母亲哭成了泪人。父亲却一脸云淡风轻:“让他去吧!孩子长大了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!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,嘴角还带着微笑。其实,当时我心里特别没底,对前途也很迷茫。父亲冷漠的态度,让我有点难过。

28岁那年,我第一次独自创业。可不到一年时间,10万块钱本钱就亏得精光,我懊恼不已。父亲却一边修剪着客厅的花草,一边说:“天塌不下来。这点事根本不叫事。”父亲竟然如此缺乏同情心,根本体会不到我当时的心情有多糟,不好好安慰我,反而说这样不疼不痒的话。尤其让我受不了的是他的表情,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,特别平静。不过后来,我再次创业时他倒是支援了我不少资金,我心里稍稍安慰了些。

38岁的时候,我的事业和家庭都渐入佳境。创业虽然累一点,但收入不错。家庭也好,妻子贤惠,孩子聪明。我经常在父亲面前“晒幸福”,说自己的生活有多好。他听了,依旧一脸平淡。谁知,在一次体检中我查出肝部有个囊肿,需要做手术,一家人在病床前围着我。我忽然发现,父亲的表情特别凝重。他对母亲说:“这孩子从小身体好,连药片都很少吃,怎么一进医院就要做手术?”母亲说:“别担心,不是大手术。”父亲说:“他小时候手被镰刀割破了都哇哇哭的。”他竟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。我做手术之前,按照惯例需要家属签字。字是父亲签的,他签字的时候,看到手术通知单上写的那些东西,手不停地抖。我安慰他说:“没事的,通知单都这样写,放心吧。”

我终于明白,父亲不是冷漠,而是习惯把感情隐藏起来。我的手术很顺利,身体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我出院回家那天,他亲自下厨,说要做好吃的给我补一补。我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,心中暖暖的。